

名家荐书

从《家学杂忆》一书中,可看到父亲在一个传统文化家庭里的精神成长,另一书《忆天涯》可看做《家学杂忆》的续集。

《家学杂忆》与《忆天涯》

《家学杂忆》与《忆天涯》是2020年3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父亲舒芜先生的两本散文集,从《家学杂忆》一书中,可看到父亲在一个传统文化家庭里的精神成长。

父亲在家中最早接触到的是宋明理学。他的曾祖柏堂公是理学家,看曾祖的遗书、藏书,他记住了宋明理学一个大概,家中年年举行的“祭圣人”大典,悬挂圣人孔子和陪同受祭的历代圣贤及学者文人的画像,又使他心里有个中国学术文化史的大轮廓,“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‘义理、考据、词章’三分大结构有了直观的认识”。

父亲八岁到十三岁期间,家中大办过三次丧事,看到家人亲友送的那些哀伤悲痛又养学深厚的挽联,父亲说他“以一个八岁孩子的悟性,把对联的平仄格律、上下款题署称呼规矩等大致弄清了”。

父亲八岁到十三岁期间,家中大办过三次丧事,看到家人亲友送的那些哀伤悲痛又养学深厚的挽联,父亲说他“以一个八岁孩子的悟性,把对联的平仄格律、上下款题署称呼规矩等大致弄清了”。

我看过钱穆先生也是九岁左右,就对《曾文正公家训》有浓厚兴趣,“处处留心皆是学”大约是学者幼年共同的特点吧。

我的曾祖书法家方磐君老人终日练习书法、吟诗,对勺园子弟影响很大。父亲说:“我们少年时代浸沉在祖父吟诗声里过来,对于古典诗词的领会不知不觉有了较高水平。”我也有幸听过长辈吟诗,那特有的韵律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动,确实使人入诗与诗“心通”。

当然,最重要的还是私塾教育。父亲六岁进私塾,学古典文学六年七岁,给他未来的学术生涯打下牢固的学术基础,没这个底子,以高

中没上完的学历日后当大学教授怕是不大可能。

父亲十二岁时,我祖父(方孝岳)出版了《中国文学批评》。他把对父亲的崇敬化成虔心阅读,更增加了对文学的强烈向往。每年暑假,在外读大学的家人回来,叔叔讲天文,姑姑讲算数,堂哥讲李白、讲新诗,私塾教育和新文学新知识相结合,进一步打开父亲的眼界。

父亲写我祖父的文字,是三篇对祖父著作的介绍。父亲八岁与祖父分开,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73年才得与祖父相见,他们促膝长谈十几天,不幸十几天后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,从此天人永隔。父亲写文章分析祖父的书,推动绝版的《中国文学批评》几十年后再版,父亲和祖父一生的关系以精神为主,有点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味道。

如果说方家这边奠定了父亲的文学基础,马家主要是我祖母,就奠定了父亲的妇女观,父亲在《平凡女性的尊严》一文中说:

“母亲教我尊重女性,不是言教是身教。她是不幸的女性,平凡的女性,可是女性的尊严在她身上闪闪发光。我是她唯一的儿子,完全在她的这道光的照耀照耀下成长,不能不尊重女性。”

我的祖母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马通伯之女,琴棋书画俱佳,风度娴雅。她二十几岁时的书法令我至今叹为观止,还未见当今哪位书法家的小楷写得有她那么好。但不幸我祖父几年后与另一女子组家搬走,我祖母独自带着我住在方家,祖母对我祖父始终深情,引导父亲爱祖父,在学习上对父亲贤明的引导,使父

亲写下这样的话:

“一位女作家说,离婚女性最不要成为怨妇形象,我不知道她意向中是不是要取女强人形象,我以为我的母亲才是弃妇而绝非怨妇,正因为不是怨妇才受到尊重,保持了女性的尊严,也绝非女强人,而是温润圆和,柔中有刚的形象,她对爱情婚姻的绝对信仰,使我怀疑包办婚姻是不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爱情。”

我们小时也是在祖母这道温暖的光照下成长。她沉静中有种飒然气质;她所在的房间,总有种宁静气氛,她将这种祥和之气保持终身。父亲的妇女观里,无疑有我祖母永恒的身影。

本书最后两篇写人民文学出版社,诸多细节十分有趣,比如,当年胡乔木如何关注古典部,较重要的稿子都要送他审,发回来的批示也很睿智。社长冯雪峰怎样顶住内外上下压力,坚持在整理完的古典白话小说前不加长篇大论的序,只放一篇出版说明和作者介绍,终于形成固定格式。当年胡乔木在某种稿信上批:“不要动辄谈立论观点,以免成为笑柄。”从胡乔木到冯雪峰都是这种认识,才保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籍,几十年后的今天都站得住。难怪我人文社出版的古典小说,开篇的出版说明和人物介绍,有种庄严、朴素、大道至简的味道,看着很舒服,隐隐影响人的审美,原以为理如此,没想到完全有可能不如此,其间经历,若没当事人记下,后代如何想得到。

再说当年古典部的编辑,都是从全国各处网罗来的学者、作家,可算贤贤毕至。主任聂绀弩毫无架子,同事之间平时诗酒唱和,妙语如珠,工作可没少做,常把稿子带回家看,没有上下班之分。同仁聚餐时,“海阔天空之中,也就决定了什么书稿要发了,什么选题要赶快组稿,什么问题要查什么资料,杯酒之间就开了编辑会,真可以叫做‘文酒’之会”(父亲文)。

许多名字汇集一处,各显神通,让我想起《世说新语》载:“顾长康从会稽还,人问山川之美,顾云‘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,草木蒙笼其上,若云蒸霞蔚。’”

■方竹

子,同事之间平时诗酒唱和,妙语如珠,工作可没少做,常把稿子带回家看,没有上下班之分。同仁聚餐时,“海阔天空之中,也就决定了什么书稿要发了,什么选题要赶快组稿,什么问题要查什么资料,杯酒之间就开了编辑会,真可以叫做‘文酒’之会”(父亲文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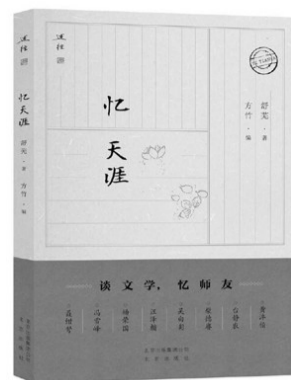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的古典部集一时人文之盛,故有此美学联想。另一书《忆天涯》可看做《家学杂忆》续集,离开桐城勺园后,父亲从教小学、中学到教大学,他回忆的九位老友,其中台静农、柴德康、吴白匋几位先生,都是当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交往最近的同事。他们都比父亲大十几岁,台静农与聂绀弩1903年出生,比父亲长近二十岁。这么大年龄差而能成挚友,真算一段佳话。

父亲的文章言辞雅洁,稍引几段,在《忆台静农先生》一文中,父亲写道:“我们的谈话也不仅是论诗,谈的范围很广,静农先生不能算是长于口才,不善高谈阔论,但是他的清言侃侃,时时开些玩笑,我觉得颇有《世说新语》的味道。”

在《天荒地老忆青峰——忆柴德康》一文中,父亲说:“我们当时活得挺清寒,然而有朋友之乐,又似乎活得很高兴。”在《遥祭吴白匋教授》一文中,父亲形容吴白匋教授:“他当时的风度却是很洒脱,有



《家学杂忆》,舒芜著,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,48.00元;《忆天涯》,舒芜著,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,48.00元



风趣,能独往独来,自得其乐,也能与二三知交清言竟日,从宇宙之大,说到苍蝇之微。”

都是从精神气质上写人的风貌,文字凝练醇厚,恰是学者散文的特点。

朋友们同样对白苍山念念不忘。二十多年后柴德康先生给父亲的诗:“今寥寥落驴溪月,无复论诗月打门。”

四十多年后台静农先生送父亲的对联:“忽惊此日仍为客,却想当年似隔生。”

四十多年后吴白匋先生写诗给父亲:“寒山修道院,久雨望新晴。油柴土墙影,钉靴石磴声。茅棚朝受训,竹几夜谈清。往日怨艰苦,追思无限情。”

真是追思无限情,遥远的白苍山令他们永远追怀。这些文章内容丰富,读来津津有味。父亲的朋友们有个共同特点,既有儒家谦谦君子之风,埋头学问,又渴望真理,儒雅之身携风雷之气,“萧萧肃肃,爽朗清举”(《赞嵇康语》),让人心向往之。

《忆天涯》中有四篇写聂绀弩,聂老晚年思考“集中于三个问题:旧体诗问题,庄子思想问题,红楼梦问题”(父亲语)。

在新与旧的交汇点、往与来的临界点、真与幻的分水岭,直达物性、人心、天理。

《别有根芽》:品文论人的典雅抒发

■李一鸣

王国猛的《别有根芽》,是一部感悟式思想文化随笔集,凡160则短文,不以鸿篇巨制为愿,而以短小精致典雅见长。择其要端,主要围绕文和人两个方面展开,既品文,又论人,重在论人,而且是在生与死、清与浊、魂与形、贫与富、得与失、取与舍、智与愚、说与做、快与慢、长与短、大与小、凡与奇、往与来、真与幻、常与变、过程与结果、糊涂与明白、忘却与记忆、物质与精神等多重关系中,考量人生,思考生命,其所悟所得,呈现着自己独具的生命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文学观、文论而意深,言近而旨远,出之块垒,常有令人醒目会心之感。

死生之事,乃人之根本和终极大者,亦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生死面前,最可辨明人的风骨和品性。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,撮取荆轲刺秦王一节,感慨荆轲之所以悲壮,是因为其明知有去无回却坚守承诺,慷慨赴死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荆轲头也不回,决绝的背影丰满了历史的画面,成就历史经

典的时刻。在作者看来,敢以一己之力,毅然决然踏上不归路,从容淡定献出最珍贵的生命,这样的行为,气壮山河,勇冠天地;这样的人,谓之英雄尤嫌轻。“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耸然动容,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击节赞叹!”透过文本对以生命践行诺言的品质的颂扬,可以想见作者的铮铮骨气和烈烈血性。

清与浊,乃是人格高下的表征。作者极为推崇中国古代纳兰性德和嵇康两位贤哲。康熙十七年冬,纳兰性德随康熙北巡,独立塞外寒夜,但见瀚海万里风沙,空中雪花飘洒,天地一派宁静,人间唯余圣洁,故情感飞扬,灵魂颤动,写下名篇《采桑子·塞上咏雪花》,其中“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”,成就千古绝句。在作者看来,别有根芽者,又怎独是雪花?更是耿介拔俗,潇洒出尘的纳兰性德的自况。王国维壮,是因为其明知有去无回却坚守承诺,慷慨赴死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荆轲头也不回,决绝的背影丰满了历史的画面,成就历史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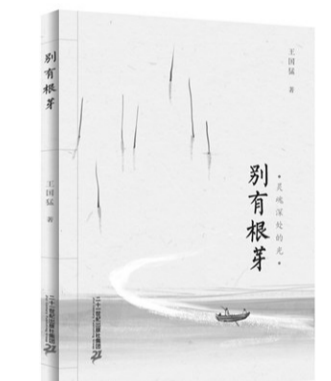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叹其“真乃别有根芽,人间多少富贵都留不住他!”作者对因朋友山涛举荐自己为官而挥写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的那个孤傲不群的广陵才子嵇康也引为知己,敬佩他一生不让人耸然动容,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击节赞叹!“透过文本对以生命践行诺言的品质的颂扬,可以想见作者的铮铮骨气和烈烈血性。”

对于人生的理解,作者立于时间、空间和心间场域,在长与短、大与小、辩证联系中,有了新发现、新悟觉。他认为,人生长短以百年计,历史长短以千年计,地球长短以亿年计,宇宙长短无法计。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,时间空间都可以忽略不计。然而,人身虽微如尘埃,人心却可大可小。有的人心怀无际,浩如宇宙,放眼天地间,畅想无极限;有的人心胸狭小,小如针眼,只有眼前几百米、三五年,囿于斗室方寸之间;人心细微,处处皆是坎,时时皆是难;人心宽阔,则所遇皆等闲,所经皆赐予。人生格局,实有云泥之别。在无限与局限、自由与束缚之间,作者崇尚高远意志,沉湎于纵浪

大化之中,自然与我一,心畅神游,天地豁然的文化想象。

作者对于生命过程有着独到的思考,认为生命是日渐深刻的过程,日渐清醒的过程,日渐寂寞的过程,日渐自在的过程。在新与旧的交汇点、往与来的临界点、真与幻的分水岭,摒弃浮华、浅陋、幻想,可以直达物性、人心、天理。生命的过程,定将揭开世情的缥缈面纱、庸者的破碎伪装,选择痛思后的扬弃,破而后重的建构,于平常处求非常,在平凡中创不凡。

《别有根芽》的相当篇幅是谈读书和读书生活的。作者历览经典著作,精读、神游、静思、切问,体味经典思虑之深、情意之切、气象之宏、文辞之工,于浩繁典籍中发掘掘幽,在浸香书卷里获得智慧和安静,沉浸浓郁,快然自足。作者认为,物质享受有尽,无非山珍海味、金银珠宝,多了,便千篇一律,兴致索然;而精神的享受无穷,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,其中的乐趣韵味、深远宽广、绵绵不绝。读书不一定执着于更优秀,而是为了免于沉沦,在精神上高



《别有根芽》,王国猛著,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7月第一版,48.00元

《金蔷薇》中流淌的美学风气,经由沉淀、转化,出现在这部作品中,形成独特的“气场”。

与“金蔷薇”相遇

■刘卫东

黄桂元《阅读是最好的独处》是一本“关于书的书”,收录了作者近年散文、评论若干,名副其实,充盈着个人有关阅读的技艺、因果。全书分为“视野”“飘零”“知人”“悦读”“锐评”五卷,对应着作者对人间世事的“说法”。作品既有书评,又有个人经历,兼有怀人,包容互文,看似轻松随意,实则凝集了个人独到智慧。

读《阅读是最好的独处》,似乎浏览一个书房,顶天立地,全是书籍,而作者独居其中,乐而忘我。《书房滋味》中,作者云:“久而久之,我已经习惯了己书房的‘杂乱无章’。那种一尘不染、井井有条的书房,我会不习惯,不自在。书房是我唯一可以做主的地方。书无需多,但要精,关键是投缘。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,这样的书聚在一见,自然会形成书房特有的气场。”读书人对书房之爱,大率相同,而所爱者为何,却有差异。有

些人的书房,精装套书排列齐整,如兵马俑,威严有余,人气不足。很大程度上,书房的书,是主人思想的“实体”。黄桂元所谓“投缘”“气场”,别具一格;他的书房,分明烟火袅娜,活色生香。因此,他的读与写,不免“率性”,以自我频率为导向。与己共振,则引为同道,一旦认定,就不再更改。因此,黄桂元读书,实际是谈“某类”书,更是谈关于自己的“某类”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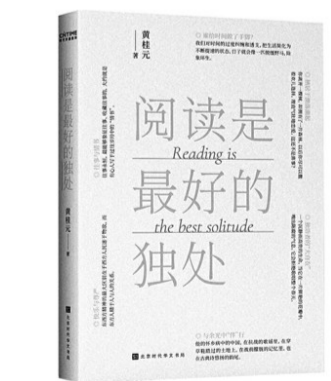
由是观之,黄桂元所读所写,必然会形成“气场”,可以自证自洽,内部循环。如果“气场”有个核心,或可称“金蔷薇美学”。说到《金蔷薇》对自己的深刻影响,黄桂元并不掩饰,且大书特书,他在《永远的“金蔷薇”》中说:“我至今难忘的,是《金蔷薇》里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凄美的情绪氛围,是那种迷人的浸满了俄罗斯自然风情与人文神韵的叙事调子,无论何时想起内心都会涌动着莫名的激动和唏

嘘。透过巴乌斯托夫斯基对作家生命世界的烛照与感受,我听到的是那凝重、深远、忧郁的一曲曲源于受难的爱之吟诵,和带有人类终极忏悔悔罪的灵魂之歌。”很难说作者是在写书评,因为他已经把自己“搁置”其中,而《金蔷薇》也不再是一部作品,而是他“不敢轻易触碰的胆怯”。说到个人与书的关系,恐怕这种“人书合一”,是不可多得的境界。因此,《金蔷薇》成为作者的元典,“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超过了一切名著。它不仅与我的写作构成了一种师承的渊源关系,而且还赋予了我一种壮观的文化视角和一种忧郁的审美气质”。当然,就阅读而言,黄桂元与《金蔷薇》之契合,是相互选择;他内心的无可名状的意识,正被巴乌斯托夫斯基言中,一拍即合。

黄桂元笃信“初见”,坚持不用后来的译名《金玫瑰》,也不用作家的流行译名帕乌斯托夫斯基。有

意无意地,《金蔷薇》中流淌的美学风气,经由沉淀、转化,出现在黄桂元作品中,形成独特的“气场”。无论是谈读书,还是谈人事,黄桂元散文平实、冲和,但有绵长内力,颇具“温补”之功能。他以批评家身份名世,但也发表过数量不菲的小说、散文,因此,兼有创作、批评两幅笔墨,随意切换,游刃有余。《永远的“金蔷薇”》《梦幻“边城”》《余光中“伴行”》《名流的前世今生》《唐诗是用酒熏出来的》等,都是读书,但不是学术论文,而是把阅读与人生互参,生发出自己的“意思”。

读书、读人,经过投射,其实是了解自己。在他笔端,出现有家庭琐事、朋友故交、历史人物,无论是谁,黄桂元都表现出对人性弱点的敏锐发现,以及随后产生的宽厚、包容与超越。综观《阅读是最好的独处》,无外读书、谈人,实际每条评论,都难免打上作者



《阅读是最好的独处》,黄桂元著,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5月第一版,45.00元

印记,而他推崇的“金蔷薇美学”,不断闪耀其中。

巴乌斯托夫斯基在《对自己的临别赠言》中,把《金蔷薇》的写作比作“道路”,“它们不知把你引向何方,但却预兆着许多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”。所以即使不全面,像一般所说的,粗枝大叶的,但应该是摸清这些错综交织的道路,这是饶有趣味的,而且实在是必要的”。相比之下,《阅读是最好的独处》的“独处”则有别一番趣味。

本版推荐

《正义与微笑》,[日]太宰治著,高詹灿译,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,55.00元

《正义与微笑》是日本文学代表人物太宰治的少壮青春小说。本书收入日记体小说《正义与微笑》和书信体小说《潘多拉之匣》两部作品。小说风格明快、平和、有趣。书名取自《正义与微笑》讲述了主人公芥川以“正义与微笑”的信念,追求当演员的人生梦想,令人耳目一新?窃以为根本在于作者抱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,坚守对世俗的警觉和反抗,与先贤对话、与现实对话、与未来对话,从而在探寻生命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上,言自己之志,抒独立之言,抒写了特质性、独创性体验,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了值得学习和思考的范例。

《白水青菜》,潘向黎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,57.00元

这部书收录了潘向黎最性情的十四篇小说,包括荣获鲁迅文学奖的《白水青菜》,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的《我爱小九子》《奇迹乘着雪橇来》《永远的谢秋娘》等,对当代都市女性的婚恋故事娓娓道来,以丰沛的细节描绘都市生活的繁华与苍凉、热闹与寂寞,体现新知识女性日益觉醒的自我意识,以及随之而来的憧憬与隐痛、蜕变与升华。

